



SENTINELS OF FIRE

[美]P.T.多伊特曼 / 著 杨沛然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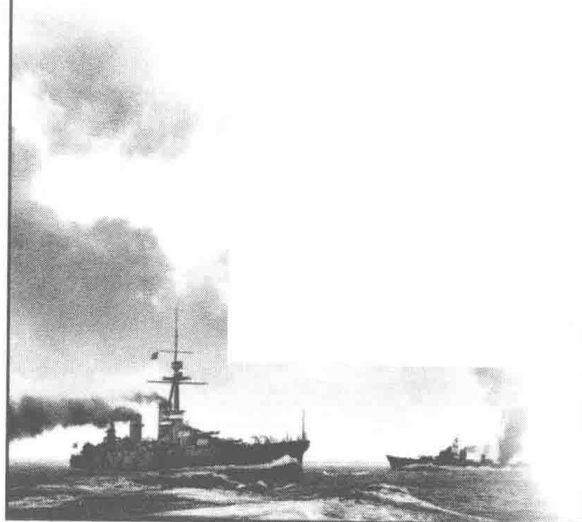
烈焰哨兵

一个关于抗争、生存和救赎的故事
一个真实、无法让人忘却的故事
一个绝望与希望并存的故事

烈焰哨兵

SENTINELS OF FIRE

[美]P.T.多伊特曼 / 著 杨沛然 / 译



Copyright © 2014 by P.T.Deuterman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版贸核渝字(2015)第2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烈焰哨兵 / (美) P.T.多伊特曼著; 杨沛然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9-12169-3

I. ①烈… II. ①P…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739号

烈焰哨兵

LIEYAN SHAOBING

[美]P.T.多伊特曼 著 杨沛然 译

责任编辑:李梅

责任校对:杨婧

装帧设计:八牛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5.5 字数:280千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169-3

定价: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我登上美军军舰马洛伊号的第一天，迎接我的便是一架从头顶十五英尺轰鸣而过的日本战斗机，噪声振聋发聩，让我晕头转向。在掠过我们的船之后，它就在水面上爆炸了。一阵枪林弹雨过后，舰长从驾驶室翼台探出头俯瞰甲板，朝着我咧嘴大笑，戏谑地喊道：“欢迎登船，副舰长！怎么样，欢迎仪式还满意吗？”

我惊魂未定，直到一个小时过后才想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方式来回应他的嘲讽，但那时我是真的被吓得瞠目结舌，甚至还有点失聪的感觉，毕竟我确实确实是初次登船，也难免如此。前来给我领路的是驾驶室里的传信员，他一副水手模样，看上去十二岁不到的样子。他领我沿着右舷走过一个个炮台，准备从露天甲板的梯子爬到驾驶室去。哪知第一个梯子才爬了一半不到，一架神风敢死队的飞机便神出鬼没地杀了出来，船中部的四十毫米口径机枪立马开火回应，随即全船所有二十毫米口径机枪也给予火力支援，但炮火声还是掩盖不住敌机如大风呼啸般的引擎轰鸣声。在枪手发现敌机时，我正处于一门四管四十毫米口径机枪台下，只见刹那间我这一侧的所有枪炮齐齐开火，传信员急忙带着我从梯子上跳回到主甲板，蜷缩到了梯子下面，暂时避避那劈头盖脸倾盆而下的弹壳。上方炮台产生的巨大冲击波震得我几近窒息，但随后对着我俯冲而来的敌机却比这恐怖百倍，虽然其机翼、机尾、起落架都被马洛伊号强力的炮火轰得七零八落，但当我亲眼看到机身下那颗巨大而丑陋的炸弹时，还是感觉整个心脏都提到嗓子眼了。战至最后，只见飞机骤然上飞，随即翻转，在舰船的上方拖着熊熊烈焰飙升了一段后坠入水中，想必敌机的飞行员已经失去意识，有可能头都被轰飞了。不一会儿，只听惊雷骤响，原来是炸弹在水下数尺

的位置爆炸，激起百尺高的水柱，带着飞行员的残骸最后上了一次天。

而就在三十分鐘前我踏上马洛伊号时，它刚在船队运油船莫农加希拉号旁边做了油料补给，通过船中高架输送了人员。我脱下救生衣，收拾好了我的搬家包，朝向前走时看到甲板长的手下们收着船桅，马洛伊号加满了油正在离开油船，加速至27节以摆脱之前行动迟缓、易受攻击的油料补给队形。那天乌云密布，小雨婆娑，风推着马洛伊号破浪前进，沿直线超过了所有运输船、战舰以及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上将第五舰队的巡航舰。斯普鲁恩斯此前三年一直在对日本本岛以及中国台湾进行持续不断的空袭，试图在进军冲绳岛之前削弱日军在该范围内的空军力量。为应对此战略，日军派出神风敢死队进行抵抗，对舰队的阵形进行冲击，不幸的是，他们此举或多或少还是取得了成效。此前我任职于人称“大本钟”的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的枪炮部，后来调任到驱逐舰马洛伊号上任副舰长，当时我正在调度的过程中，刚好到运油船上。此番调任若是单论职业生涯的话，确实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在我调度到运油船的两天后，“大本钟”便遭遇了神风敢死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减员达到了八百多人，“大本钟”由于受损过重，只能运到珍珠港进行报废处理，最终在大西洋预备舰队中寿终正寝。

当我来到驾驶台时，舰长回到了操纵室内，通过战术对讲机与战斗信息中心（也简称为CIC或指战中心）连线。见到我之后，他象征性地挥挥手打个招呼，示意我可以进去，随即中断了对讲机的通话，从椅子上站起来并上前与我握手。我向他自我介绍道：“舰长好，康尼·迈尔斯前来向您报到！”他边握着我的手边说：“欢迎登船，叫我‘胖子’塔尔梅奇吧，很可惜前任副舰长不在这里，没能跟你好好地交接工作，但也是事出有因，他被直接调去指战部了，这种情况之前是从未发生过的。”我听罢，说道：“愿他一切顺利，我也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胖子”这个绰号我想一定是他学生时代起的，因为现在他一点都不胖，而是白发苍苍，两只蓝眼睛下面坠着深深的黑眼圈，一副中等身材加上一张看起来比四十一岁的人老出十岁有余的脸，叫他“瘦猴”还差不多。他的真名叫做卡尔森·R.R.塔尔梅奇三世，是隶属于美国海军部队的司令官，他来自于东海岸的马里兰，并于1929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的学校。他手下的

马洛伊号是随着一批更新了机械装置的驱逐舰出产的，自上一任指挥官在1944年心脏发病之后，塔尔梅奇便接手了马洛伊号。

“下去看看吧。”他对我说，并告诉甲板军官我们会待在船长室里，吩咐他在完成护送三艘运载艇的任务，回到指定站点之前全员要保持警备状态。船长室正好位于军官室的对面，我们进屋之后他便唤来军官室的乘务员，让他上点咖啡，自己点燃一支香烟，便开始让我给他讲讲我的成长背景。

“我是海军学校1935届的毕业生，曾在西维吉尼亚号上见习，还曾在切斯特号上担任动力部门助理，此后回到安纳波利斯继续深造，完成学业后又任船只枪炮部助理，再次出海是随部队从诺福克军港前往休斯顿时。我曾在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干了一年半的岸上勤务，当时工程办的人想让我从海军转型加入他们，但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太乏味就没去。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被调遣到了企业号，重操旧业干起了枪炮部助手，估计这也让工程办的人有点心寒，他们可能认为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拒绝他们的。”

“所以当时你是随着企业家号去了中途岛？”他继续发问。

我点了点头，说：“是的，长官。按原计划我本是要被调去约克城号的，但临行前最后时刻上面又下了新指令。”

“那你可是逃过一劫啊！”他说道。

我深感赞同：“确实如您所说，看到约克城号被击沉后我也是倒吸一口冷气。随后我又从企业家号调到了富兰克林号的枪炮部，但没过多久又被调走了，在我离任几天之后富兰克林号就被日本人击沉了。”

“嚯！你又撞大运了，”他有些惊讶，“很好，我一直很相信拿破仑的一个选择：每次有人问他是喜欢精明强干的还是天生命好的手下，他总是选择后者。你结婚了吗？”

“现在还没有，以前和一个女孩差点成了，但有次在部队的聚会上，一个军嫂告诉她嫁给海军将士以后生活艰苦，夫妻常年分居，海军身负重担却回报低微，升职还要走那套死板的程序，然后又给她详细地描述了分居的日子有多难过，她听后很惶恐。虽然那个军嫂有点喝多了，但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我的未婚妻后来就找我确认，是不是真如那个军嫂所说，我也不能否认确实如此。

随后就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与她缘分已尽，一拍两散了。”

“我对此深表遗憾，”舰长安慰我说，“但不得不说，她所说的有关海军将士的婚后生活确实不假，至少以前是这样的。还好我老婆和别人不一样，我不在身边时她自力更生，我回家时又让我感受生活的美好。然而现在晋升的机遇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你也知道，只要有人在战斗中丧生，活下来的人就会顶替他们的位置。其实你们俩早发现这些问题是件好事，别等到结了婚才发现就麻烦了，这么说你倒也还蛮走运的啊。”

“我想也是，”我接着他的话说，“她年轻貌美，但对于婚姻她有点过于追求物质了。婚后她想要孩子，想要豪宅豪车，想要到处游历长长见识，然而当时我的经济条件满足不了她，为了能留在干实事的岗位上，我每月还得上交百分之十五的薪水。”

他点点头：“这事儿我也记得，但我印象中我们当时还挺乐意交这个钱的，总比去公共事业振兴署做什么发救济或者铲土这种闲差要强。”

“不瞒你说，我当时有点动摇了，差点脱离了部队，”我接着说，“玛琪·沃伦，也就是我的未婚妻，当时把她爸都牵扯进来了，她爸一直劝我离开部队，说去银行谋份差事比当海军强多了。但我在军校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银行业的萧条，很多银行都倒闭了，所以他最后也没能说服我。”

他饶有兴致地问道：“方便说说你未婚妻后来怎么样了么？”

我告诉他：“她嫁了一个银行职员，后来酗酒成性，这么看来我倒是要感谢她的不嫁之恩。”

他感叹道：“嚯，你真是常走狗屎运啊。对了，说到运气，我们现在可是盼着交好运呢，船上配了一个新型的防空雷达。”

他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有点新鲜，以前在大本钟号的时候船上是有两个防空雷达的，照他这么说在马洛伊号上有一个都是不得了的事。我便追问道：“长官，能详细说说吗？”

他向我解释道：“攻击冲绳的行动时期定在了四月一日，上面的人给它取了个代号，叫‘冰山行动’，你看着吧，康尼，到时候共有两个空军单位、两个海军单位、超过一万五千艘舰船及两栖作战艇、将近十二万士兵一同行动，

还有整支‘蓝色大舰队（美国第三舰队）’的支援，一定是大场面。到那时我们和防空雷达就要派上用场了，斯普鲁恩斯下令要在冲绳主要岛屿的北面和西面形成一条雷达包围圈，并派出六艘驱逐舰驻扎在冲绳列岛的岛弧顶部，上面也派出了改良版的登陆艇，以便在发生近战时提供有力支援。”

我有点不解：“那怎么没说要在硫磺岛附近布下包围圈呢？”

“上面确实没说，因为日本本岛距硫磺岛足有六百五十里，而距冲绳岛只有两百二十里，所以日本人认为冲绳岛是他们的固有领土，并在那边驻扎了整个日本第三十二军的兵力，据情报人员预计，到时候免不了一场血战。”说到这里，我隐约看到他的手在颤抖，杯中的咖啡洒了一些出来。

他顿了顿，接着说：“你曾在富兰克林号上干过，应该知道日军现在已经快完蛋了吧，总之就是他们的舰队基本都被击溃，所以只有寄希望于仅存的神风敢死队了。研究敌军舰队的情报人员估计他们手上能用的战机屈指可数，飞行员更是寥寥无几，所以他们肯定想要更好地利用这为数不多的可用资源。”

他说的这点我是清楚的，从我在富兰克林号时起，我们就长期遭受着一批批神风敢死队的攻击，作为枪炮部的工作人员，我对他们的破坏力是深有体会的。所幸的是保护富兰克林号的舰船很多，周围有对空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形成的壁垒，两侧各有一艘战舰保驾护航，基本没有让神风敢死队得逞过。我随即问道：“长官，到时候布置包围圈有没有什么阵形呢？”

他摇摇头说：“估计没有，到时候我们恐怕是要单兵作战了，要在距目标十到二十里左右的范围内让雷达覆盖的面积最大化。”

“单兵作战？”我听后大吃一惊，“这就是去自寻死路啊！”

“那倒不至于，”舰长回答，“单兵作战面对向你投掷炸弹或者鱼雷的敌机确实不易，但当敌机采用自杀式撞击的方式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的情报员说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没剩几架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可能隐藏了实力，准备在我们进军冲绳的时候再全力抵抗，千万不能忘记，在这些歹毒凶险的日本人眼里，冲绳岛就是他们的固有领土。”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之前在大本钟号时我也听过不少这样的传言。母

舰在一支舰队里起着统帅的作用，舰队司令通常都在母舰上，所以与驱逐舰上的官员相比，母舰上的官员消息则更加灵通。但鉴于我才登船不久，即使我是船上的二把手，一来就搞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是很招人恨的。于是我继续问道：“那能麻烦您向我介绍一下各部门的头领吗？”

“那是自然，我们很幸运，能由四名好手分管几个部门，整体人员配置水平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较年长的那位是吉米·恩莱特上尉，他是船上的领航官，有时也叫他指挥官。他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之后本来要去法学院继续深造，但在中途岛战役之后就加入了我们，他当初只乘着一艘轻型巡航舰溜了一圈，回来就把马洛伊号试运行的详细情报交了上来，可见他是相当精明的一个人，逻辑思维很好，喜欢摆弄电子设备，比某些专门搞这块的人还要懂行。他早已成婚，家里有两个孩子，每次有人问他一些艰深的问题，他总会先仔细思考一番，再给你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

他接着说：“枪炮部的头子是马尔蒂·兰多夫上尉，南方人，军校科班出身，今年四十二岁，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便登船上任了，平时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老伙计的模样，但在军校时表现可不怎么样。在舰船学校时期他是潜水冠军，而且对枪支有着强烈的喜好，他手下的人都十分敬重他，杀日本人也是他最爱的事情之一，他的手下也知道要怎么回应他的激情，而且他总能把握战局，把炮弹打到该去的地方。他至今未婚，但我听闻他在南方老家有个美女老婆，在家中守身如玉。”

紧接着，他又讲到下一个人：“船上的总工程师是马里奥·坎波费诺，他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能担此重任，并非是天赋异禀或是科班出身，而是因为他自我要求严格，工作一丝不苟。他毕业于纽约大学的候选军官学院，最初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见习，随后被调任到一艘重型巡航舰上，和你当初一样任动力部门助理，而且他还是当初为马洛伊号试运行做出细节报告的几个人之一，这也证明了他非凡的个人能力。他与他的顶头上司关系甚好，一直保持着相互信任的关系。本职工作上，尤其是在主要工程机械的运作方面，他严格按照规矩办事，从始至终一丝不苟。他不像枪炮部长那样情绪化，为人沉稳、冷静，从不动怒。之前已经查证过他是未婚的，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最后我们就说说船上的军需官皮特·丰塔纳中尉，”他说道，“他具体上的哪所大学我不记得了，大概是中西部的某所不知名的军需知识教育学校，当然他之后也在候选军官学校进修了。他对世间万物都颇有兴趣，所以他行事小心谨慎，还要留着性命战后当一名会计。他似乎生来就擅长做计算类的工作，刚登船时他连本职工作是什么都不明白，但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十分熟练了。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他手下管着的‘夜草小队’是我见过手脚最干净利落的小队，当我们跟供给船并行的时候，他的小队就会前去把供给船洗劫一空。然而当时这样的获利是非法的，有时他们也会被抓到，一旦形势不妙，皮特就会施展演技，扮出一副纯良无害的模样，极力摆脱罪名，其演技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那些供给船上的人明明知道皮特他们犯了罪，却因他极具迷惑性的表演而忘了讨回被盗的物资。”

我接着问道：“那士官们的水平怎么样呢？”

他笑了笑说：“参差不齐啊！当初我就不该把某几个士官提拔上来，不过这也是舰队里的普遍情况。士官长华莱士·拉蒙特以后会是你的得力助手，他是纯正的苏格兰人，活像一只矮脚鸡，人们给他取了个男人不常用的昵称，叫‘小粉红’，不过看他一头红发、脸颊通红，连眼珠都是淡红色的，这外号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凭面相你就看得出这人不好惹，虽然他只有其他船员一半那么高，但谁都不敢跟他过不去。在你之前的那个副舰长就十分器重他，常把表扬他的话挂在嘴边，说船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逃不过拉蒙特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他第一时间就会去处理。”

“看来果然是个得力助手，”我附和道，“那我要怎么把他派上用场呢？”

舰长坐回椅子上，用玩味的眼神看着我，随后他闭上双眼，若有所思，问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问题：“你觉得你作为副舰长在船上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不假思索地说：“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管理船上的事务，给你脸上贴金。”

他笑出了声，说：“谁告诉过你吗？”

“在富兰克林号时副舰长兰迪·马修司令告诉我的，”我说，“但据我所知，他后来在一场大火中不幸身亡了。”

“这么说也没错，”他接着说道，“以前是这么个道理，但现在，尤其是在

驱逐舰上这是行不通的。我告诉你，过去上面给海军上校下的命令就是好好活着，熬过上级，同时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和士官们打好关系。这一熬就不知道是多少年了，所以到开战的时候，很多上校胡子都熬白了。当年萨沃岛海战时，我也在其中一艘被击沉的巡洋舰上，我们那时的舰长是个将近五十五岁的老头，出事那天晚上我们完全是束手无策。日本海军采用了演练过无数次的照明弹配合鱼雷的方法进行夜袭，还在部分巡洋舰上安装了十二台八英寸口径机枪。而我们只能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作战，只要是天气晴好，我们的人就能够迅速根据号角声做出一系列反应，打磨甲板、钻紧天棚、保持阵形全速前进。从被派遣到瓜达康纳尔岛之后，我们夜不能寐，就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然而连熬了三晚之后，所有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日本人就抓住我们最脆弱的时段打过来了，把我们冲得四分五裂。他们就沿着我们用驱逐舰布下的一条警戒线航行，距离不到两里，所有人本应处于紧急战备状态，但他们却睡得正爽。”

他接着说：“在那次战役中，日本人仅发动了两次袭击就把昆西号、万塞讷号、阿斯托利亚号还有澳大利亚的旗舰堪培拉号都轰成碎片了。我当时是在昆西号上，周围一片火海，下水之后我被迫学会了摸黑游泳。我奋力扑腾，游到了朱诺号上，然后我就见识了日本长矛鱼雷的厉害，当船遭受第二次重击时，我被震到了船的侧部，避开了船上的军火库，才侥幸捡回一条命。之后，我在萨沃冰冷海水里泡了一晚又三十六个小时才获救。”

讲到这里，他脸上不禁流露出几分战后创伤带来的恐慌，我也不知该作何反应。我只在母舰上打过仗，虽然我也经历过敌人的炮火，但从未有过舰长描述的这般感触。

他告诉我：“你作为副舰长在船上的职责就是要保证船上的事务每天都按我的标准来运作，处理日常杂事，检查床铺卫生，保证环境干净；船上所有文书你都要过目，全体官员、士官、新兵的训练也由你负责，你要自己掌握船上日常工作的标准；还要保证每天有人观星辨位至少一次，就算离我们最近的岛屿就在视野之内也必须如此，你自己偶尔也要去做；你和拉蒙特负责巡视下层甲板，检查是否有违反海军纪律的行为；船上各个部门的一把手都由你监管，你去督促他们的工作；你还要为全体官员写身体健康报告，保证各部门的头子

都按时上交评估信息；而且，你时不时还得花些时间去解决三百二十名船员的个人问题，琐碎到谁家老婆谁家宠物的杂事，尤其是当我们离家十万八千里远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还只是你的日常工作。”

“除这些之外，”他接着说，“你还得学学怎么发号施令，在船上，很多时候我们俩会面临战术上的抉择，实质性的决定和命令由我来处理，而你主要负责心理建设。全船人都会按我的指令行事，你则要观察执行的情况，以及反思你的心理建设有哪些长处或者不足，新一代的海军就是这样办事的，我必须参考你为船员们做的心理建设来给出最终指令。现在我们想要晋升靠的不是比同批的人活得长，而是靠着那些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长官们来做评估并且向上举荐我们，诚然有些时候同僚不幸身亡，只有靠我们顶他们的位置，但如今的体制发展得比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更专业和成熟了。”

我还是不知该说什么，只向他点头示意自己明白。但听他说完之后我感觉受益良多，舰长愿意花时间专门向我解释职责确实难得。

“我主要是要告诉你，”他接着说，说得好像前面说的都无关紧要似的，“随着我们一天天逼近日本，他们那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让我越来越心慌了。但我还不能让大家看出来，船上大多船员都还不到二十一岁，这些毛头小子每次看到神风敢死队的飞机朝着我们杀过来就吓得屁滚尿流，而我必须装出一副把它当做小菜一碟的样子。但每次躲过空袭后，我走下甲板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时，我拉肚子拉得肠子都要流出来了，我装出的临危不惧的模样早就冲到下水道里去了。我跟你说是想要给你打个预防针，你之后也会有这种感受的，马洛伊号可比不上那些两侧加装了重型武器，四万五千吨的大航母。要是哪次空袭的时候他们打穿了甲板，真真切切地轰到了我们身上，身边所有人都会战死，你也会死，马洛伊号也会被击沉。”

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抖得更明显了。“我以前不这样的，”他接着说，“过去我才不怕日本人向我们投什么炸弹，就怕作为新任舰长把事情搞砸了，但现在不这么想了。康尼副舰长，可能我说的有点伤人，很抱歉，但是我必须让你明白，从此刻起，不要再惦记着从副舰长这个职位往上爬，去规划你的职业道路了，对于我们此行而言，这些想法都毫无意义。你每天需要牢记的，就

是从起床开始就摆出一副你是这艘船的主人，一切事务都由你做主的姿态，做事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气势。而在私下里，我们两人的目标就是要努力活下去。”

我低头看着地板，深吸了一口气。

“怎么样，明白了吗？”他试探地问。

“当然，绝对没问题！”我答道。

他听后笑了起来，对我表示认可：“这就对啦，欢迎登船！走吧，去见见各部门的首领，没能给你妥当地交接工作还是很不好意思，但别在意，马洛伊号上气氛很好，船员们自打你上船的第一天就会认你做副舰长的，有了这个基础主持工作就不难了。现在去找各部门的头子，让他们带你参观一下各自的地盘吧，马洛伊号不是驱逐舰或者母舰那样的大船，一会儿就能走遍。记得带上战斗装备，随时都要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日本人可不会给你时间喘息。”

就在那时，船上的警报系统突然响起，空袭来临，敌军数量众多，各部门进入作战准备，随即便是一阵“嘭嘭嘭”的急促警报声。

“嚯！说着就来了。”舰长惊呼道，说罢便伸手拿起了头盔，我也伸手去拿我的，但一摸发现不在，算是给了我上船以后的第一个教训吧：随时记得带好装备。

接下来的一周过得飞快，全船每天天亮之前和天黑之前各战斗戒备一次，这两个时段是最容易发生空袭的。船上还有一个专门给我的副舰长室，就是刚好能够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床铺的小船舱，船上其他船员都有室友，只有我和舰长是独住。房间的墙上全是被烟熏黄的污渍，看来上一任副舰长是个大烟枪，我对此很不满，要求他们给我重新粉刷了一下，把琥珀色的墙刷成白色，闻起来也比原来舒服——只有地板蜡的味道，原来的烟味一扫而空。和各部门部长参观全船花了我不少时间，他们给我看了各自的工作环境，向他们的手下介绍了我。我们在士官餐厅吃了午饭，席间主要聊了如何提升全船的士气还有全体船员衣食起居和卫生方面的问题，毕竟要在这不足四百英尺长的船

上照顾三百二十名船员、二十名士官的生活确实不易。

早些时候我还与华莱士·拉蒙特见了面，士官长只是他的一个附属职务，他的主要职位是枪炮军士长，所以当他知道我已经去过枪炮部两次时，他就笑了起来。说来也怪，他花在士官长工作上的时间估计要比做枪炮军士长多些，可能是因为马洛伊号上除他之外还有一名称做马布里的枪炮军士官，他年纪比拉蒙特要小些，主要操持枪炮部每天的相关事务。而拉蒙特则随我一同进行日常检查，处理一些违纪问题，还要负责日间的甲板巡视工作，偶尔夜间也要负责，他就像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医生，为全船的工作把脉。

接触过后我发现拉蒙特确实是一个得力的助手，正如舰长描述的那样。他身材矮小，平时总是精力旺盛，做事也是风风火火，大概是因为他当了八年军士长，养成了一种装腔作势的声调，讲起话来用一种苏格兰人特有的喉音，来为自己添加几分神秘感，他是以枪炮士官长的身份登上马洛伊号的，如今也兼任此职。此前在两艘船上干过枪炮部长的经历也让我首次在驱逐舰上任职显得不那么突兀，因为在驱逐舰上任职的海军都会有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是部队嫡系的，而且我也听闻过有人在议论我，说我以前都只在大船上干过，怎么突然一下就升职来驱逐舰上做副舰长了，他们马上就断定我是走了后门找了关系的。

他们都错了，我此番调度并没有走什么后门，倒是我当初进海军军校时托了父母的福，帮我找了关系。海军将士们都把他们的小孩看成未来的海军，那照这么说，我当初就是一个未来的国务院高官了，但我不太明白，与我有着同样背景的那些人几年奋斗下来是为了什么，每天似乎就是往各种使馆跑，干到1938年后就退居二线。我的父亲在政坛中从未被大幅地提拔过，由于常年过度吸烟，于不久前逝世了。他从前一直都是作为助理任职于文化部、财政部、农业部等一些没有实际职能、可有可无的部门，而母亲则是一位资深的秘书，曾在不同高官手下工作，一度做过大使先生的私人秘书和行政助理。我高中是在华盛顿的西部上的，父母退役典礼那天，驻外事务处来电通知我过去，我便早早离开了学校。我本以为会叫我去位于雾谷的国务院总部，但他们却把我带去了白宫附近的B街，走进了海军部门的大楼。而就在那时，我才知道我的

父母原来一直在为美国海军情报局工作：我那温柔甜美的母亲是一名资深的情报人员，从不上进的父亲是母亲在大使馆里的掩护和上级。主管亲自给他们每人颁发了一枚奖章，向他们这几年的伟大工作致敬，并提醒他们万万不可透露他们的工作，授奖仪式后，我们就在告别宴上大快朵颐，吃起了咖啡和蛋糕。

退休之后，父母搬去了马里兰的切维切斯，在地区线外住着一套大房子。有次我试探着问他们这些年的工作到底做了些什么，母亲对我说：“康尼，我们平常就是干打字员的工作，打很多资料。”而父亲就嘬两口烟嘴，像个哲人一样地点点头，而我也没有过多追问。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在1931年能进海军学校并且之后能够顺利毕业的主要原因就是我的父母，我还以为学校是看中了我英俊的外貌、聪慧的头脑……好吧，我当时是有点自我膨胀了。

在马洛伊号上，果然如舰长所说，我上任后所有人都认可我副舰长的职位，也都那么称呼我，但与之前相比，现在船上士兵与我打交道的方式有些微妙却明显的改变。在大本钟号时，我作为枪炮部长也算是一个部门的头领，但与空中指战官和总工程师相比就不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在航空母舰上两个部门是协调运作的，操控船只的部门主要负责母舰的航行，母舰上的空军部队则由数个空军中队组成，共有近百台飞机，他们负责执行航空母舰最重要的职能：发起空袭、执行侦察任务、保护阵形以及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支援等等。而我的工作就是操控十二挺五英寸口径机枪和六十台口径略小但也极具杀伤力的四十毫米口径四管博福斯高射炮，以及七十六支二十毫米口径的厄利康电机关枪，这些枪械大多都被安装在炮台中，沿着八百六十英尺长的飞行甲板两侧一字排开。

只要飞行员们顺利地完成任务，那我和手下的船员就没什么活要干，在船上看好戏即可，看着数十架我军战斗机在阵形上空追逐并击毁日军的轰炸机和自杀式袭击队，周边大到六万吨的重型战舰，小到两千五百吨的驱逐舰齐齐开火，向空中连续扫射，希望能够击中敌机。偶尔会有敌机冲破防线冲着我们杀过来，一旦如此，我手下的人就操纵船上的炮火向他们射击，虽然看着敌机离我们越来越近着实让人心慌，但它们大多都已经被打得机身喷火侧翼冒烟了，况且大本钟号足有八百六十英尺长，被击中一下也没什么大碍。

然而在驱逐舰上做副舰长意味着情况与从前大不一样了，在战舰上，若是舰长遭遇不测，指挥全船的任务就落到了副舰长身上。副舰长总是以指挥的名义去巡视全船，心里想着如果有什么自己搞不定的情况就去甲板上悄悄地问一下舰长。

从前做部门总管时，船上有很多与我职位相同的人，而作为副舰长，全船只有舰长与我是平级的，在20世纪仍有一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我遇上塔尔梅奇这个舰长算是幸运的了，我之前听下面的部门总管说了关于他刚上任时打破了舰长管理船员常规的事：有一次在执行某项操作动作时，负责该项操作的人搞得一团糟，按照马洛伊号前任舰长的暴脾气，他们估计塔尔梅奇会在舰桥上直接暴跳如雷，塔尔梅奇目睹了全程，虽然一言不发，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不悦。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要爆发的时候，他脱下帽子，扔到驾驶室的地板上，接下来他的所作所为让所有人都大为吃惊：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给帽子取了个名字，对着帽子破口大骂，指着它说自己有多失望，这项操作又不是很困难，下次应该怎样改进，直到他看见情况好转之前帽子要被关禁闭……骂完之后塔尔梅奇坐回座位上，一副不想理那顶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帽子的模样，随后便下令重新进行该项操作。

他这样的方式很戏剧化，但所有人都能看明白，也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方式。塔尔梅奇对事不对人，他不会直接骂你是个蠢材，而是针对这个问题，不去深究是谁犯了错，只关注如何解决问题。相处久了他手下的人就发现，这位新舰长把一切失误和不足都归咎于缺少训练，若是他发脾气了，挨骂的总是那顶帽子，所以大家也就不那么紧张了，转头就着手搞训练，也不会过于自责，搞得像是故意把事情搞砸了一样。现在他手下的官员只要犯了错，都会主动承认说：“今天早晨我搞了一出‘帽子戏法’，都怪我。”听罢，我深觉舰长明智，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在管理中一定要对事不对人。在舰长的带领下，大多时候，全船上下所有官员、士官、船员都会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上船后第二周，我学到了关于指挥的第一课。当天，整个舰队朝着冲绳岛的西北部进军，执行削弱敌军地面防御的任务，正在前进的过程中，日军派出的空袭部队便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杀了出来。当时战斗空中巡逻部队已经派出

有一个小时之久，竭尽所能地对日军的轰炸机进行猛攻，但还是没能全部抵挡住敌人的进攻，我们的一艘母舰被敌机击中，甲板上燃起熊熊大火，马洛伊号也击落了几架敌机，但看起来日军空袭的目标好像并不是我们的两艘母舰。敌军的空袭还未结束，那时，我们的哨兵突然发现有一架母舰上飞出的飞机从船体上方低空掠过，该机的机油发生了泄漏，拖出了一条白色的轨迹。我随即离开了战略部署的位置，走到舰桥上，舰长也出来了，用他的双筒望远镜观察着那架摇摇欲坠的飞机，说：“没办法了，飞行员只能跳伞了。”指战中心说无法联系到飞行员，我们这边的枪手也观察到了天空中那架飞机鸥翼形的轮廓，停止了射击，但所有人都忐忑不安，急忙检查天空中还有没有残余的敌机。

只见那架飞机开始向左转弯，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径直地朝着我们的船飞了过来。飞行员收起了飞机副翼，降低位置与我们的船平齐，擦肩而过之后朝着远离我们的方向慢慢接近海平面。

我请示舰长：“我们要停船去救他吗？”

“不！”舰长立马回绝了，“在空袭中不能停船，神风敢死队只要看到海面上有静止不动的船，就会朝着这边冲过来。指战中心会标出他的具体位置并且报告过来，它的母舰也会派出掩护它的飞机，随后就会有驱逐舰过来接他，但副舰长，我们现在一定不能停船！明白？”

在那架飞机接触水面的一瞬间，它激起了一层层白色的水花，直接一头插入水中，之后慢慢移回水平位置。就在几秒后，由于飞机引擎巨大的重量，它又开始下沉，当时我们距飞机坠落地点约五百海里，以二十五节的时速向它靠近。然而我还在思考着舰长所说的话，难道我们就慢慢开走，袖手旁观？就在那时，几个枪手从炮台里爬了出来，扛着一大捆东西跑去船首左舷位置。

“减速至十节！”船长下令，舵手随即重置了连接着船只引擎的把手，船速立马开始下降，果然驱逐舰要轻便很多，如果是大本钟这样的大船要从二十五节降到这个速度估计得花半个小时。

等到我们从坠落的飞机旁边经过时，舰长也走到了驾驶台左翼，只见飞机尾部高高抬离水面，呈六十度角，飞行员打开了飞机顶棚，跨坐在机身后向我们挥手。船舷上的枪手们扛起了充气救生艇，在距离飞机坠落地点不足十尺的